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注資治通鑑

十六

唐紀

則天以聖皇后上

稱制二十一年

壽八十一

諱昭宗之少姓武氏高宗皇后也初為太宗才人高宗見而悅之太宗崩才人出為尼高宗立召入宮得幸立為昭儀進號宸妃冊為皇后高宗末年苦風眩萬機之事皆令后裁決號為天后生中宗睿宗太平公主凡三子高宗崩太子即位是為中宗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之

光宅元年正月立太子妃韋氏為皇后擢后父玄貞為尚書右丞

中宗欲以韋玄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令廢中宗為廬陵王

於乾元殿裴炎與張虔勗等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為廬陵王幽於別所流玄貞於欽州己未立豫王旦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

睿宗於中宗之弟不得有所預命劉仁心軍守西京留守

仁軌書曰昔漢以閔中之事委蕭何之言公下是也

使祕書省武承嗣齎書慰諭之曰呂氏見唾於後代如笑也祿位

貽禍於漢朝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為龜鏡况公先朝舊德遐迩具瞻願以匡救為懷無以暮年致請夏四月遷廬陵王于

房州又遷于均州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為高宗所委言崇晚年多疾百司奏事每曰朕體中不佳可與元常平章以聞元常嘗言中宮

威權太重且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為然及太后稱制方爭言符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

狀涉諂諛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為隴州刺史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旗幟皆從金色八品以下舊服青者更服碧改東都為神

都宮各太初又改尚書省為文昌臺左右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鳥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令

為內史御史臺為左肅政臺增置右肅政臺其餘省寺監率之名悉以義類改之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眾心憤惋

州刺史英公季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駭賓王杜求仁魏思温各坐

立皇后

韋玄貞

為侍中

裴炎固

爭

廢中宗

為廬陵

王

仁軌

呂太后

戒太后

遷廬陵

王于均

州

符元常

不加貞瑞

石見

旗幟改

從金色

改百官

名

諸武用

事

李敬業
起兵移
揚州縣

太后歸
政得罪

王那相
斬敬業
等來降

陳嶽論
敬業失
策

置登聞
鼓肺石

原子昂
請擇人
安民

事遭貶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為
辭思温為之謀主於是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遂起一州之兵復
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

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府以賈王為記室旬日間得
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偽臨朝武氏者包藏禍心竊窺神器

交切左氏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神時真切老子天君之愛子幽之
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

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此何為
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不遇

偶語也甲申遣左玉鈐衛上其兼切是年武后改左大將軍
將兵三十萬以討李敬業太后問計於裴炎對曰皇親年長不親政

事故豎子得以為辭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監察御史崔營
同聞之上言炎受顧託大權在己若無異圖何故請太后歸政太后

命收炎之試炎辭氣不屈或勸炎遜辭以免炎曰上相下獄安有全
里已斤一都亭籍其家無醜石之儲言曰監切石之物也方

曰肅大 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冢斷棺上竹用切斫也
之復妙行氏敬業李勣之孫勣李孝逸擊敗徐敬業其將王那相

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陳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温之
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

王氣金陵如字昇州縣名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理是真為叛逆不
敗何待

垂拱元年二月制朝堂所置登聞鼓及肺石登聞鼓如之隋置令四
聽擗鼓有司錄狀奏之肺石發切周不須防守有槓鼓立之者令

史受狀以聞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為朝廷遣使巡察四方不
可任非其人及刺史縣令不可不擇比年百姓疲於軍旅不可不女

其略曰夫使不擇人則黜陟不明刑罰不中朋黨者進貞直者退徒
使百姓修飾道路送往迎來無所益也諺曰欲知其人觀其所使不

可不慎也又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
心手足而能獨理者也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

福機動則有禍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

錫銅動
受天下
末流

開告密
之門

休羅特
之意

郭韓奏
仁傑德
美

蘇良嗣
諫書
果

能監軍

狄仁傑
奏罷淫
祠

謀革命
諫唐諸
二

則無所不至妖逆乘盟天下亂矣又曰隋煬帝不知天下有危機而

信貪佞之臣冀收夷狄之利卒以滅亡其為於毀亦且不夫哉

二年二月太后命鑄銅為匭君沛勿與保宗請鑄銅匭四置之朝堂

以受天下表疏銘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

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大家災變

及軍機秘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聽投

表疏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力

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成無門告密之

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唐書唐書

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

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索昔各姓地知太后意因告密乃見擢為游擊

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於是周興來

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與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等遷至御史中

丞相唐書唐書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

事大曰俊臣與司刑評事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

羅無辜唐書唐書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

推之競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孔死豬愁求破家反是

實等名號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狄仁傑為寧州刺史右臺監

察御史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入寧州境者老歌刺史德美

者為盜路翰薦之於朝徵為冬官侍郎。二年夏四月命蘇良嗣留守

西京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薨南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

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未聞萬葉之主園蔬果也乃止

太后欲遣韋待價將兵擊吐蕃韋方質奏請如舊制遣在監軍大

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關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無

大小比且須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四年六月河南道巡撫大使文官侍郎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

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側八切吳子音云伍子胥四

祠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欲悉誅韓愈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蘇

珣珣亮按其密狀唐書唐書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珣與韓曾通謀太后召珣

詰之珣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為

秋仁傑
奏原起
王黨上
之罪

立明堂

采木禮
漢書禮
志

漢書禮
志

牙才
主獨尚
教素

與女同
與裝炎
與

也乃更使周鼎等按之於是韓忠等諸王皆自殺親黨皆誅以狄仁

傑為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

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註誤上古賣切下五臣欲顯奏似為

通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

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携哭於德政碑下

設齋三日而後行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

決而止又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諸儒以為明

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二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為去宮太遠乃

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夜數萬人十二月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

尺方三百尺凡二層號曰萬家神宮待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

堂茅茨不剪漢書禮志注云屋蓋曰茨茅茨不剪采椽不斲

采木也音采又音菜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鐵鸞入雲鸞鳥名切

鳥於岐山鐵鸞以鐵為之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首發瑤室無以加

也太后不報太后欲發梁鳳巴蠻方有蠻蠻自雅州開山通道出

擊上辰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以為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

濟中也一執事者六國流沅俸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穡財

不足以言國徒為糜費無益聖德況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

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

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效矣置在其中矣且蜀人廷劣不

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

百年蜀為戎矣願陛下計之既而役不果興

永昌元年紀王慎女東光縣王楚媛于願切美幼以孝謹稱適司議

郎裴仲將相敬如賓姑有疾親嘗藥膳接遇姊姊上大禮大計二切

所責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以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禮

今而行之非適志歟觀自古女子皆以恭儉為美縱侈為惡辱親是

懼何所求乎富貴僅來之物儉土黨切儉來者物之暫何足驕人眾

皆慚服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下欲擢用或奏以非清

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謂

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為玄同沮已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

氣始暗
思等天
元

論為政
子昂
要

勸太后
順天意
省刑

好周
改年
為教

真士
教

思止
為御史
請御
不識字

杜景儉
獨存平
怨

終始不渝謂之耐久上乃代朋周典誣奏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

嗣君為耐久太后怒閏九月賜死秋官尚書太原張楚金洛陽

魏元忠等皆為徐敬直等所引云與徐敬業通謀臨刑太后使鳳閣

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聲赦之聲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謹呼不已元

忠獨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安至又使起元忠曰

俟宣赦已既宣赦已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是日陰雲四

塞既釋禁入羣天氣晴霽太后問陳子昂當今為政之要子昂退

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息立軍省賦役撫慰宗室使各自安辭好意

切其論甚美幾三千言子昂又上疏以為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

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

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頌昧初謂皆實

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僚慶悅皆賀聖明臣

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踈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

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

等已有風雨變為景雲巨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

天亦取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

卷八十四 游生

天授元年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左氏傳公五年日南至杜預註云

南又曰朔旦冬至曆數之所始治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極

曆者因此明術數審別陰陽也太后尊萬象神宮赦天下始用周

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為載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為臘月臘力蓋

獨斷曰臘者夏正月為一月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丁

亥行之太后自名聖改詔曰制二月辛酉太后策真士於洛城殿

貢士殿試自此始醴泉人矣思止始以賣餅為業後事高元禮為

僕素說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

元名謀反秋七月元名坐發徙和州貞亦族滅擢思止為將軍時告

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

卿豈何嘗識字下懈切豈字買切豈亦作焉懈多辭不直者但能觸邪耳

太后悅即以為侍御史時候思止王義弘新進入獄者非死不出

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齋遭掩捕每朝

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時法官競為深酷推司刑丞孫有功

杜景儉獨存平恕被苦者皆口渴來候後臣必死遇徐杜必生有

功一人

有功廷
爭獄事
神色不
僿

李日知
治獄尚
平恕

改國號
周立武
氏七廟

四時仕
官

太后雅
重徐有
功

李嗣真
言駁吏

李俊臣
請周興
入火甕

誅酷吏

秋仁傑
不願聞
言

功名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以寬為治不施敲朴上曰交如知

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為首之前後所活數

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厲力也左右為戰栗有功神色

不接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

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

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

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九月侍御史傳遊藝帥閔中百姓

詔關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可之乃御則天樓赦

天下以唐為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

立武氏七廟于神郊以傳遊藝為左玉鈐衛大將軍遊藝暮年之中

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官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

吏所陷當族殺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

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居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

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鹿候切山林而命懸

庖厨禮南人詩苞之言苞也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

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二年正月

御史中丞李嗣真以酷吏縱橫上疏以為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古

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有爰救切寬也周禮司刺然後行刑比日

獄官單車奉使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况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

生之柄竊人主之威素覆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明下國之利器輕

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

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

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上之石令囚入中

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

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

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

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之望以狄仁

傑為地官侍郎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

知諸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

子服德
以廷為

太后將
命安
靜正色
以拒

車載十
重權推
益所

沈全交
幾官濫

郭彥

來後臣
無告仁
架等謀
反

七族免

幸也不願知諸者名太后深歎美之。洛陽人王慶之等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詔詐備至太后頗怒。命李昭德賜之杖。昭德杖殺之。因言於太后曰：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太后亦以為然。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表勸進。李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後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後臣竟殺之。

長壽元年正月，太后享萬家神宮。垂拱四年改明，堂為萬家神宮。臘月，立故于闐王之子瑕為于闐王。春二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推侍御史，死。監脫校書郎。擢音推，推音推，推音推。追切齊，音謂。四齒把曰擢，新書云把推脫之語，益烏管切。小孟亦作校。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昧目聖神皇。麴音孤，切說文，麴音莫，禮勿物。目中註曰為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且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寧陵丞郭彥，霸以諛諂事太后，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羹，喜曰：大夫羹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秋，仁傑裴行本，裴不宣，盧獻魏元忠，李嗣真，謀反下獄。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皆從誅戮。反是實仁傑既承友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衣，帛書寬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執，請授家人去。且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後樂思晦，男未十歲，没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於是出此七族，流行本嗣。真于嶺南，餘皆放為舍。

補闕薛謙光上疏以為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

詩法

行能勇

羅織之

朱敬則

周矩諫

制獄稍

徐有功

今之選人咸稱覓舉本奔競相尚誼許無虧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

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知其不盡公

也臨難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

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職公行舉者

賞罰而已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

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

謂曰鬼朴又來矣林匹甫切言其身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

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

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為切乃相與共

構陷善思坐流驪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為湓儀監丞右補闕朱

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眾心已定宜省刑尚寬

乃上疏以為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促處玉切漢董等獄曰急趨

聲伏願去萋菲之牙角或具集作已過以成於罪者

頓茲險之鋒芒頓讀曰鈍若無方切空羅織之源切塞也掃朋黨之

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衛

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虛泥百龍頭枋研挾穀摺膺籤

爪矜保堅切確也後先結切穀呼角切機也總意東也矜子願切

貫縣髮重言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

號曰伯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

下太平何若須反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

安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讎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泰用刑

而三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二年

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皇嗣竇德妃父孝讓為

潤州刺史有奴妾為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

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為與德妃同祝詛

龐氏當斬其子希城帖咸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免有功牒所司停刑

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

當絞姑可今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亦不死耶既倉

過好生
大德

宰相
政記

受師德
唾面不
其

工人
心明皇
嗣不反

議九品
已上輸
修贖軍

不以秋
花為

為知幾
保四事

逢有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彊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后乃召有功
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
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有功亦除名
姚瑋神六奏請令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從之特政記自此始

春一月以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居劾切論語
信見得犯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
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為田舍夫誰當為之其弟除代州刺史
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
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

德愀然曰微七小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
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有告皇嗣潛有異
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太常工人安全藏大呼謂俊臣曰公

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見其藏
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令舉入宮中驛羊非如勿使醫內五藏內藏
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傳方太后親臨視之嘆曰吾有子

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延載元年巨盧欽望請京官九品已上輸兩月俸以贖軍拾遺王承
禮進言曰陛下富有四海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姚瑋曰求
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姚瑋為識大體者邪事遂寢 九月太后出梨
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倫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
發榮陰陽不時容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天冊萬歲元年獲嘉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以為今六合清晏
而赦令不思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指
期天澤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徽幸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

於赦使黎民知禁女宥肅清其二以為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
赦必賜階勳緋服眾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禁非德舉位罕才
升其三以為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

之士介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為今之牧伯遷代太
速條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
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甄察也疏奏太后頗

知幾者

武收緒

狄仁傑

元崇治

有功拜

有功德

臣王反

乘後臣

嘉之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者乃著田心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萬歲通天元年安平王武收緒少有志行恬憺寡欲安靜也次奔

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收緒遂優游嵩壑

冬居茅椒夏居石室一如山林之士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契

丹孫萬榮攻陷冀州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彭澤今狄仁傑為魏

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畏契丹猝至沒切悉驅百姓入城繕脩守

備仁傑至悉遣還農曰賊猶在遠尚煩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百

姓大悅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硤石姚元崇剖折如流皆

有條理太后奇之擢為夏官侍郎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

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潘好禮著論稱有功

蹈道依仁固守情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

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

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

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

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

公逢革命之秋厲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

周興來後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

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上盧經切下偶數挂網羅數所前切此吾子

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

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徐無曰方寸亂何

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神功元年正月突厥默啜姓悅切突寇靈州以許欽明自隨先是突

州魏郡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梁米及黑意欲城中選良將引

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論其意者前益州長史王及善已致仕

會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為滑州刺史太后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

善陳治亂之要十餘條太后曰外州未事此為根本卿不可出留為

內史來後臣棄市仇家爭噉杜覽切其肉斯須而盡太后知天下

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且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士民皆

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帖安切秋七月武公宜自幽

州

州凱旋奏制樂振武懿宗奏河北百姓從賊者請盡族之拾遺王
求禮庭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從之以求生豈有叛國
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於草野註
誤之人為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
儉亦奏此皆脅從之人請悉原之太后從之 九月太后謂侍臣曰

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
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為疑
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
宗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與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

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
若速死賴天啓聖心與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
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曷時宰相
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宗錢千緡
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免者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
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為真謗何也對曰臣酒鹿耳

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為羹臣安所避之 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羅織

外蔡疏百姓怨苦狄仁傑自幽州都督為鸞鳥臺侍郎上疏以為天

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書禹貢西被于

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為張掖居延澤計北橫大漠
當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然也王制曰西不盡流沙北橫大漠

方沙漠也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若乃用武荒外
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寶以爭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
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

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
用魏相之策而弃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善禪勞人力也近貞
觀年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

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兀勞人之投此近日之令典經
邊之故事也竊謂且立阿史那斛瑟羅為可汗委之四鎮繼高氏絕
國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
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較長短哉雙即侯切蟻蟻皆也蟻也但
當敷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

戰士力倍以主樂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則有顛躓之慮如陸機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事雖不行識者是之鳳閣舍人李嶠知天官選事始置員外官數千人

考異曰武后垂拱二年四月蘇良嗣留于西京實錄新舊本紀統紀皆無良嗣出守西京年月今據唐曆四年僧懷義以功封梁國公實錄云進拜懷義輔國大將軍封盧國公今從舊傳天授元年司刑丞杜景儉實錄及新紀表傳皆作景佺蓋實錄以草書致誤新書因承之耳今從舊紀傳二年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為義曹主舊傳為安樂王今從唐曆統紀延載元年二月王孝傑破吐蕃韓思忠破泥孰俟斤等此事諸書皆無唯統紀有之統紀又云又破吐蕃萬泥動沒馱城語大不可曉今刪去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四

唐紀

則天順聖皇后下

狄仁傑
請無立
武三思

聖曆元年春二月武承嗣三思營謀為太子數詭角使人說謂為太
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為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母從容言

於太后曰文皇帝擲風沐雨擲側切親冒鋒鏑鏑側切以定天下

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它族無乃非天意

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

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祔符遇切太后

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臣

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義同一體况臣備位宰

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

后意稍寤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員外

郎徐彥伯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詐行在療疾廬陵王遂至成都

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舉其子司存承元嗣拜地官

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祁奚切二年祁奚舉其子牛為

中軍副君子不以為此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

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脯方矩切醢肉也冬禾

以攻疾參補生上董山爾雅木山刺計云今木以刺而生山中僕竊

計明公之門環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

籠力董切竹器又厲紅切何可一日無也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

九月立廬陵王哲為皇太子復名顯赦天下以天官侍郎蘇味道

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曰

知事不直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摸末各切時人謂之蘇摸稜

二年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

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及善屢奏以為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

既高年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稱病謁假月餘太

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

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許以及善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納言龐石

諸軍大使婁師德薨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吏入

及善
情正有
存百節

仁傑舉
其子為
尚書郎

廬陵
王

九行中
請備藥
物之末

原師
德應已

誦德能
以功名

章嗣立
諸情李
加叔在

異母使
承慶嗣
上請代

兀方自
理多陰
德子孫
未棄

仁傑諫
胡僧
准舍利

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

師德數擠之於外數色角切極也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

曰為將能謹守邊郵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

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

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長時

羅織紛紛師德又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入以是重之太后自稱

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為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

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取弘文國子生為齋郎因得選補由

是學生不復習業二十年間學校殆廢而曷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

友流離未獲原有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以為時俗浸輕儒學先王

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它支仕進又

自楊豫以來制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殺人以求進賴陛下聖明周

丘王來相繼誅殛朝野慶泰若再觀陽和至如仁傑元忠往遭按鞫

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為菹醢矣菹則魚切菹菹之稱今陛下

升而用之皆為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甄切

臣臣恐曷之負寃得罪者甚眾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廣

雷雨之施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

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皆獄吏之辜幽明

歡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從韋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

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計轉私自杖母乃為之漸

寬承慶為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萊蕪令太后召謂曰卿父

嘗言臣有兩兒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誠如父言朕今以卿代兄更

不用他人即日拜鳳閣舍人

父規元年正月太后問焉臺侍郎同平章事陸元方以外事對曰臣

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由是忤旨庚

寅罷為司禮卿元方為人清謹再為宰相太后每有遷除多訪之元

方密封以進未嘗漏露臨終承取奏書某焚之某古老也曰吾於人多

陰德子孫其未衰乎四月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

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

下之主彼胡僧詭譎公尤切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

仁傑請
加用之

謀止鑄
大像

太后信
重秋仁

仁傑入
見后常
比其拜

仁傑薦
為相

險狹不容待衛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

氣初契丹將李楷固駱務整屢敗唐兵及是來降有司請誅之狄

仁傑曰楷固等並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

以德皆為我用矣奏請赦之太后用其言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

為左玉鈐衛將軍務整為右武威衛將軍值將兵擊契丹餘皆悉

平之太后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

陛下威靈將帥及力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太后欲造大像使天

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狄仁傑上疏諫其略曰今之伽藍伽藍切

梵語云僧伽藍華言或云僧制過宮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

終須地出不填百姓將何以求又曰游僧皆託佛法誑誤生人里陌

動有經坊附莫曰切間道南闕闕亦立精舍闕戶闕切闕對切

文拾施無限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附

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僧尼切尚憂未遍自餘

廊宇不得全無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豈欲勞人以存虛飾又曰比

來水旱不節當今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隅廣切

將何以救之太后曰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遂罷其役太后信

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

引廷爭則並切漢書註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仁傑屢以老疾乞骸

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

其同僚曰自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公九月辛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

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嘆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

耶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

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對曰文學蘊藉則蘇味道李嶠

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犖音力用切卓犖有才辯也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

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

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

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

察御史相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

其月

張

雷下焉

三足牛

三足牛

三足牛

三足牛

三足牛

三足牛

三足牛

三足牛

三足牛

三足牛

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冬十月制復以正月為十一月二月為正月 韋安石為亦為臺侍郎同平章事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切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下等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曰商賈賤類曰賈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長安元年三月大雪蘇味道以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言曰凡物反常皆為妖禍余草切書傳曰大言而妄曰騶豎明物為災地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為之愀然切色變六月以夏官尚書李迥秀同平章事迥秀性至孝其母本微賤事崔氏常叱騶婢上以蓋切送女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或曰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七出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顏色安敢留也竟出之 武邑人蘇安相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褻裳上起指衣也言褻裳周公復辟必亦切君也復子明辟舜之於禹事抵族親曰與成王不離叔父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始與之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承陛下之陰覆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拜藩皇家斯為美矣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 太官侍郎崔玄暉性介直臣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自卿改官以來聞令史設齋廚自慶此欲盛為茲茲貪員今還鄉舊任復拜天官侍郎仍賜綵七十段 以主客郎中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破口置和戎城北境積

元振在涼州夷身良慕

元振在涼州夷身良慕

初設武

蘇安伯復上書

唐休璟練習邊事

賞張循靈得人

魏元忠排張昌

中即上城切置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拓開各自是冠

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及水陸之利舊

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一練糴數十斛古細切

為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於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今行

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二年春正月乙酉初設武舉。五月蘇

安伯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

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

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

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遠歸李家陛下雖安天

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

哉太后亦不之罪。九月吐蕃遣其臣論彌薩來求和薩彌薩

於麟德殿時涼州都督唐休璟入朝亦預宴彌薩屢窺之上去隨大

后問其故對曰共涼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休璟練習邊

事自碣石以西碣石嶺嶺嶺海邊嶺碣石山嶺踰四鎮綿亘万里山川要害

皆能記之。十一月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來俊臣之

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命監祭御

史蘇頲按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免者甚眾。侍御史張循憲為河

東采訪使有疑事不能決病之間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

吏言刑平鄉尉衛氏張嘉貞有異才循憲乃見詢以事嘉貞為條析

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循憲還見太后太后善

其奏循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已之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

自進賢邪因召嘉貞入見內殿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

勳郎中賞其得人也。三年九月初魏元忠為洛州長史洛陽令張

昌儀恃諸兄之執每牙直上長史聽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奴

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

為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朝臣先以

易薛季昶太后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曷在岐州

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務繁劇不若季昶彊幹習事太后默

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文肅也今承乏

宰相不能尽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

張昌宗
張元忠

朱璟
張說

劉知幾
謂死汚

宋璟
元忠

宋璟
元忠

怨之司禮丞高戩好淺 太平公主之所愛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

太后一日晏駕為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

挾太子為父長太后怒下元忠戩獄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

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

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

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南和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

神難欺不可嘗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

環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

幾曰無汚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

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

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

宜并繫治之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

宗共鞫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

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以為陛下革命之初人

以為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怵凶

謂容切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充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

切服也而箝口於公朝畏讞籍其廣切箝也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

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彫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
變別生它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以謝之
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相彥範魏知古保
救得免遂貶元忠為高要尉戩說皆流嶺表殿中侍御史王峻復奏
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以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媚莫得無
狼狽乎峻曰魏公以忠獲罪峻為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
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在宋
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
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
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
坐悚惕地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
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始安僚歐陽倩擁衆數方
攻臨川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

陝州都督
督桂州
嶺外系

敬則為
相以用
為先

李嶠請
簡內職
分典大

李嶠張
廷珪諫
廷大像

楊再思
詭媚

蓮花似
六部

姚元崇
舉張東
之為相

得進用
得進用

武才制以懷古為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纒及嶺上飛書
示以禍福情等迎降且言為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
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
乎遂詣其營賊眾大喜歸所掠貨財請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
附嶺外悉定。四年二月朱敬則以老疾致仕敬則為相以用人為
先自餘細務不之視。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三月李嶠唐
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
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
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
且俸太后命書各採姚含之得韋嗣立及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
人制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嗣立為汴州刺史其後政迹可稱者唯常
州刺史薛謙光徐州刺史司馬鏗而已。鍾胡四月太后復旒天下
僧尼作大像於白司馬阪令春官尚書武攸寧檢校糜費巨億李嶠
上疏以為天下編戶貧弱者眾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
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擇舊說無切處如蒸
字之上聲說文上舉

四五八五

七

也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靈聖君享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
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諫曰百
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當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
滅諸相崇無為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為上不以人
發言太后為之罷役仍召見廷珪深賞慰之。七月以楊再思為內
史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
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胡中酒曰酣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
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
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左補闕戴令言作
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再思出令言為長社令。九月以姚元崇為靈
武道安撫大使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東之沈厚
有謀能斷大事。姚都玩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以秋官
侍郎張東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太后命宰相各舉堪為負
外郎者韋嗣立薦廣武令岑義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為累。明君加
相切事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太官負外郎由是諸緣坐
相緣也

武台

請太子
侍湯藥

宋璟等
請治二
張罪

為官擇

者始得進用。十二月太后寢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間。居其切崔玄暉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已引用黨援陰為之備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上之嫌切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命韋承慶崔神慶宋璟鞠之璟等奏昌宗包藏禍心法當處斬太后不聽敕璟副李嶠安撫龐蜀璟不肯行奏曰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不敢去制司刑少卿相彥範上疏以為昌宗包藏禍心而陛下不忍加誅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宋璟復奏曰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溫言解之璟執奏不已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特敕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左臺中丞相彥範右臺中丞袁恕已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博擊之上伯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妨難進之風抑操才之路乃擢為右臺侍御史先是李嶠崔玄暉奏往屬華命之時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典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相彥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太后乃從之

武后聖曆元年九月壬申立廬陵王為皇太子實錄云丙子據唐曆甲戌皇太子顯充河北道行軍大元帥狄梁公傳亦云皇太子為元帥以公為副是先立為太子後為元帥也今從新本紀

長安元年二月王求禮不賀雪統紀在延載元年僉載在久視二年統紀云左拾遺僉載云侍御史御史臺記云殿中侍御史統紀云味道無以對舊傳云求禮止之味道不從今年從僉載官從臺記事則參取諸書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在位六年

壽五十五

諱顯高宗第七子也立為太子高宗崩太子即位武后欲專政革命立一年廢為廬陵王遷于房陵狄仁傑從容開說太后復召歸立為太子武后疾張柬之等斬幸臣張昌宗等奉之即位後為韋后所弒

神龍元年春正月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君中

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相彥範相王府司

馬袁恕已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先存故切多祚之

後國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

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

公處分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以舟相代同泛江至

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

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

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

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為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

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

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左右羽林

北衙禁兵曰北門張柬之謂李多祚曰將軍居北門幾何年矣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

之癸卯柬之玄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

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

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之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

誘其東北門南牙南牙諸衛兵也同心協力以今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

殿下斬足至玄武門以副眾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

無驚懼諸公更為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

何欲納之鼎鑊乎上胡郭切鼎鑊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

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柬之等斬易之

昌宗於廡下廡下用斧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環音太后

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今誅之恐

恐

張柬之
等謀反

彥範
等謀反

多祚
太子

東之等
斬二張

子傳位太子

中宗即

皇族先配

上太后

復國號

北元之

立奉后

諫不聽

薛季昶

有滿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

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

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

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后謂崔玄

暉曰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非

昌期同休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是日表怒已從

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甲辰制太子監國以恕已為鳳閣侍郎同

平章事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相王加號安

國相王皇族先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量叙官爵丁未太后徙居

上陽宮其宮在東都紫微城之西北帝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

帝以張柬之為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暉為內史袁恕已

同鳳閣鸞臺三品敬暉相彥範皆為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

遼陽郡王自餘官賞有差二月帝帥百官起居太后每十日一往

復國號曰唐郊廟社稷陵寢七錄切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素百

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并

州老君為玄元皇帝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姚元之獨嗚咽流涕相

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元之曰元之事則天皇帝久

卜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

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為亳州刺史立妃

韋氏為皇后初韋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上之遷房陵也

安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

愛甚篤上嘗與后私語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

及再為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相彥範上表曰伏見

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

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令皇后

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上不聽二張之誅也洛州長

史薛季昶切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二張之誅也去草不

云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枕上肉耳枕上肉耳夫何能

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見尉劉幽求

亦謂相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

王官制
兄弟制

武氏權
復振東
之等數

鄭普思
葉靜能
葉靜能
葉靜能

敬暉等
言請武
不宜封

鄭情今
三思謀
去東之

鄭情今
三思謀
去東之

及後君並廢注云齧廢臍喻不可及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

子崇訓上官婉兒者婉兒於阮切上儀之女孫也儀死沒入掖庭辯慧

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曆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

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上即涉切下羊諸切婦官

制婕妤好為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使

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

劫復振張東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東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

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

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執已去知復奈何譙王重福

上之庶子也韋后惡而請之上由是貶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葉式涉切姓皆以妖妄為上所信

重夏四月墨敕事於及門降墨敕糾封授官雖糾封官以普思為祕

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相彥範崔玄暉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无容

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

虞世南顏師古為祕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

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仙能

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

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

不聽五月以張東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十六人皆為立

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為革

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

如舊並居京師願陛下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敬暉等畏武三

思之讒以崔湜湜職為耳目伺其動靜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

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為三思用三思引為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

御史鄭愔愔今誦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賊亡入東都

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始見大王

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

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彼五

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內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上步通切朝露晞日

則除言其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

去王人
政事

後修武
作政

宋務光
請杜後
存預政

元忠受
制日事

元忠
王同

元忠

元忠

策引為中書告人與崔湜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腫等

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暉等為王罷罷其政事外不失尊

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以敬暉為平陽王相若範為扶陽王

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已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陵王罷罷知政事三

思今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天

權盡歸三思矣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八月以水災求直言右衛騎

曹參軍宋務光上疏以為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

者宜杜絕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閉坊門以禳之至使里巷謂坊門為

宰相言朝廷使之燮理陰陽也疏奏不省十一月壬寅則天崩於

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上居諒陰以魏元

忠攝冢宰三日家宰六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

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見者曰事去矣

謂元忠依附武。二年春二月選左右臺及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

人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無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

進退之姜師度馬懷素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皆預焉初少府監

丞宋之問及弟之遜皆貶嶺南地歸匿於駙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

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聞之密遣其子

曇徒合及甥李悛吐象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使曇悛及冉祖雍而

刺切上書告同皎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后上命御

史大夫李承嘉等按其事同皎等比且坐斬之問之遜並除京官魏

元忠自端州還為相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

客致書元忠以為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

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

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緇莊持切謂得使遊走權門

惜執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進賢才皆以

貨取執求五失也寵進官者殆滿千人為長亂之階六失也王公貴

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

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

盜竊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

已步上京兆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上天怒

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瑒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徒復上所倚切

出側門謂瑒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趨斬之瑒曰人言中官私於

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瑒曰

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蘇珣或亮徐

堅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

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李承嘉附武三思詎尹思貞於朝

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

於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

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武三思使鄭愔

告敬暉相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與王同皎通謀六月戊寅貶

暉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馬東之新州司馬恕已齊州司馬玄

暉白州司馬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太子性明果而官屬

率貴遊子弟所為多不法左庶子姚班屢諫不聽武三思陰令人

疏皇后穢行榜於天津橋請加發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

數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相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使人為之雖

云發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乃流暉於瓊州彥範於瀼州東之於瀧

州恕已於環州玄暉於古州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為後

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乃以周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

東之玄暉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槎割肉

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尸而殺之肉置其骨也恕已素服黃金利

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培地上滿墨瓜甲殆盡

仍極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帝言我

不知代間猶言世間耳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

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太

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東皆為三思羽翼御史中丞

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

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初李嶠為吏部侍郎欲樹私恩

再求入相奏大置負外官廣引貴執親識既而為相銓衡失序府庫

減耗乃更表濫官之弊且請遜位上慰諭不許雍州刺史齊賢從一

諂附權貴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

李嶠表

言濫官

武三思

武三思

武三思

武三思

武三思

武三思

武三思

平公

盧備陳
取突厥

太子誅
三思崇

相王
為之救

在朝方
不置聲

一大懼。亟命元絃改判。元絃大署判後。曰。朔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
不能奪。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責言讒獄。執傾朝野。或自為制。救掩
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

景龍元年春正月。制以突厥默啜寇邊。命內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

右補闕盧備上疏。以為。郤弼胡谷切。弼。晉悅禮樂。敦詩書。為晉元

帥。所類切。中杜預射不穿札。射側八切。晉養由基善射。射側八切。晉養由基善射。射側八切。晉養由基善射。建平吳之勳。是

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

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

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

旱災未息。與師當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庫。實上幸練。然後

大舉以討之。上善之。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

忌太子。安樂公主又言於上。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秋七月辛丑。

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殺武三思。武崇

訓于其第。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上據檻。關也。曰。汝輩皆朕

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於是千騎斬多祚。太子走為左右所殺。

襄邑尉席豫聞安樂公主求為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獨何人哉。

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恥之。逃去。

初。右臺大夫蘇珣治太子重俊之黨。囚有引相王者。珣為之申理。

上乃不問。安樂公主及宗楚客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

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

陛下富有四海。不能答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羅織。羅網也。無辜。羅織。羅網也。無辜。

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

故經武庫之世。竟免於難。二年二月。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

受降城於河上。慈魚怨切。降下。河。切。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西受降城。屬豐州。皆據津要。拓地

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拓地。各切。開。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王

鉉衛將軍論弓仁為朔方軍前鋒。遊奕使成諾真水為邏捕。上。即。兵

也。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破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

三城。不置墜門。及備守之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

至此。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恐之心。

文

斜封

封

彈

和

藝

伯

也。其後帝元楷苦駭為朔方軍總管始禁。雍門人以是重仁。怨

而輕元楷。四月置修文館太學士十四員。直學士十八員。學士十二員。

選公卿以下善為文者。李嶠等為之。每遊幸林苑苑或宗戚宴集。學士

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上親賜勅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

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

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

謹之士莫得進矣。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邠國夫人上官婕妤

等皆依執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穢獲之間。罵奴曰。穢罵婢曰。穢

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為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

判知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為四銓。選者歲數萬

人。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

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三年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訪潛通戎狄。受其貨賂

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俛趨出。其於崔琬。立於朝堂

待罪。至是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為境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

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上數與近臣論

士宴集。各效伎藝。以為樂。工部尚書張錫舞。談容娘將作大匠宗

晉卿舞。渾脫人多效之。謂之趨公。渾脫近服狀也。見五行志。左衛

將軍張洽舞。黃鸞。左金吾衛將軍杜元談誦。婆羅門呪。蓋天竺國

地俗尚浮屠。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郭山暉獨曰。

巨無所解。請歌古詩。上許之。山暉乃歌鹿鳴。蟋蟀。國風刺。晉信公之

詩。義取。與樂無。明日上賜山暉。敕嘉美其意。賜時服一襲。入切衣

一。又賞宴侍臣。使各為迴波碎。眾皆為謔語。或自求榮祿

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危。章後切。酒器古以用為。微巨職

在箴規。切。諸。付宴既過。三爵。誼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

真諫官也。三月以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太府卿韋嗣

立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崔湜。趙彦昭。並同平章

事。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昭容引以為相。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

以為三無坐。麴謂宰相御史。又員外官也。韋嗣立上疏以為比者

編戶
自太衆

請於守
令中擇

能法
選法

詩以
送勞規

子日知
詩以

夜飲明
作八風

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匹凡月
二十餘萬匹臣頃在大府每歲庸調絹多不過百萬國初功臣食封
者不過三二十家今以恩澤食封者乃踰百數公家不足坐致憂危

又刺史縣令近年以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刺州
吏部選人衰老無羊筆者方補縣令以此理人何由率化望自今應
除三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
理矣上弗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鄭愔

俱掌銓衡傾附執要賂賄狼籍數外留人投擬不足道用三年闕選
法太壞侍御史斬伯與監察御史李尚隱對仗彈之上下湜等獄五
月湜貶襄州刺史愔貶江州司馬八月上將祀南郊國子祭酒祝

欽明國子司業鄭山樞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瑤爵裸古玩物
伯以肆獻裸享先王註云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裸之言灌也灌以
出迎始獻尸束神時也瑤爵始獻王也周禮註獻醴薦血腥疏云王
繼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齊以獻尸也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
博士唐紹蔣欽緒較之以為鄭玄註周禮內司服惟有助祭先王先
公無助祭天地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國子司業褚無量議以為

祭天惟以始祖為主不配以祖妣故皇后不應預祭韋巨源定儀註
請依欽明議上從之以皇后為亞獻仍以宰相女為齋娘上莊皆功

行心曰是龍三年郊祀韋后為亞獻以婦助執豆邊欽明又欲以安
樂公主為終獻紹欽緒固爭乃止以巨源攝太尉終獻上幸定昆
池命從詩黃明侍郎李自知詩曰所願斷是思居者逸勿使時捕
作者勞及睿宗即位謂日知曰當是時朕亦不敢言之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在位二年 壽五十五

諱旦高宗第八子也與中宗太平公主皆武后所生封豫
王又封相王武后廢中宗以王為皇嗣姓武氏中宗復為
太子王退位中宗遇毒崩王子隆基率兵平內難奉王輔
少帝少帝遜位于王王乃即位

景雲元年夏四月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擢頭
轉曰備諸醜態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
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馬秦客以醫術楊均以善身調得幸
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相與合

壽宗

諫王
松樓

斬亭口

少帝
立於相

立平王
隆基為

太公
主用

姚宋輔
政有正
水獻

謀於餅餒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韋后秘不發喪自摠庶政癸未

召詔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韋捷韋灌高崇厚等

鎮之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温王重茂為皇太子皇后

知政事甲申發喪皇后臨朝攝政殤帝即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為皇

太后相王子臨淄王隆基謀匡復社稷微服與劉幽求等入苑中向

一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乃攻白獸門斬關

而入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

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素為韋后所親

信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定辛丑隆基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啓之

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

帝收捕諸韋親黨并宗楚客等斬之是日赦天下以臨淄王隆基為

平王以鍾紹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癸卯

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劉幽求言於宋王成

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今人心未安家國事

重相王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即位以鎮天下乎成器隆基入見相王

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甲辰少帝制傳位相王睿宗即位復以少帝

為温王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

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

失望臣死不敢居平主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

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

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立平王隆

基為太子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與太子共誅韋氏既立大功益尊

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每宰相奏事上輒問嘗與太平議否又問與

三郎議否然後可之三郎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

進退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趨附

其門者如市居處奉養擬於宮掖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

洛州長史宋景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璟與姚元之協心

革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一請託不行綱紀修舉當時翕

然以為海內貞觀永祚之風追廢韋后為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

姚元之之災璟及御史大夫異構上言先朝糾封官悉宜

仁公

嘉朝

者

實集典

陽聖

千公

一

張說請

封別

石

罷斜封凡數千人中宗時降墨敕斜封授官

州節度使之名自訥始官者與貴以事屬長安李朝隱

胡繫於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曰知為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

憂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隱所為且下制稱

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

人可加一階為太中大夫賜中上考及絹百匹舊制三品以上官

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

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中宗之末嬖倖用事選舉混淆

柯作敬無復綱紀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元盧從愿為侍

郎皆不畏彊禦詩初畏懼於彊禦請謁路絕曠告集者

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

先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

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惡

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慝所噬矣二年春正月太平公

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以危太子嘗乘輦邀宰相於

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

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姚元之密言於上曰

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及幽王皆為刺史太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於

東都安置上不許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

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

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說殿中侍

御史崔位太子中允薛昭素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

姚元之等建議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今眾口沸

亦言之上以為然制諸錄斜封

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

兄請從去貶元

刺史璟為楚州刺史韋安

綱系如復如景龍之世矣十月

卷八十六

引韋安公郭元振 貞懷貞李日知張詠官制責以政教

火府庫益理僚士 且錄朕之薄德亦輔佐非才並罷

十二月召天台山會上 道士司馬承禎

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之 無為安肯勞心以學術

勤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知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

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

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

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

之疾徑耳經非悉切捷也徑邪道也離騷藏用常隱終南則天時

向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中宗神龍元年正月壬午赦改元新紀長安五年正月壬午

太子監國改元按則天實錄神龍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

舊紀唐曆系統紀會要紀年通譜亦以神龍為武后年號中

上之新紀誤也 二年六月貶敬暉等為司馬唐曆系統紀皆於工

同皎誅後即云三思令宣州司功鄭愔誣東之等與王同皎謀反又

與玄暉等四人為僻遠州刺史按愔若於時已告云謀反則豈應猶

史又云告東之等而東之豈得獨不貶今從實錄

京雲元年四月乙未中宗幸隆慶池景龍文館記以為其月十

長曆是月壬午朔今從實錄本紀

